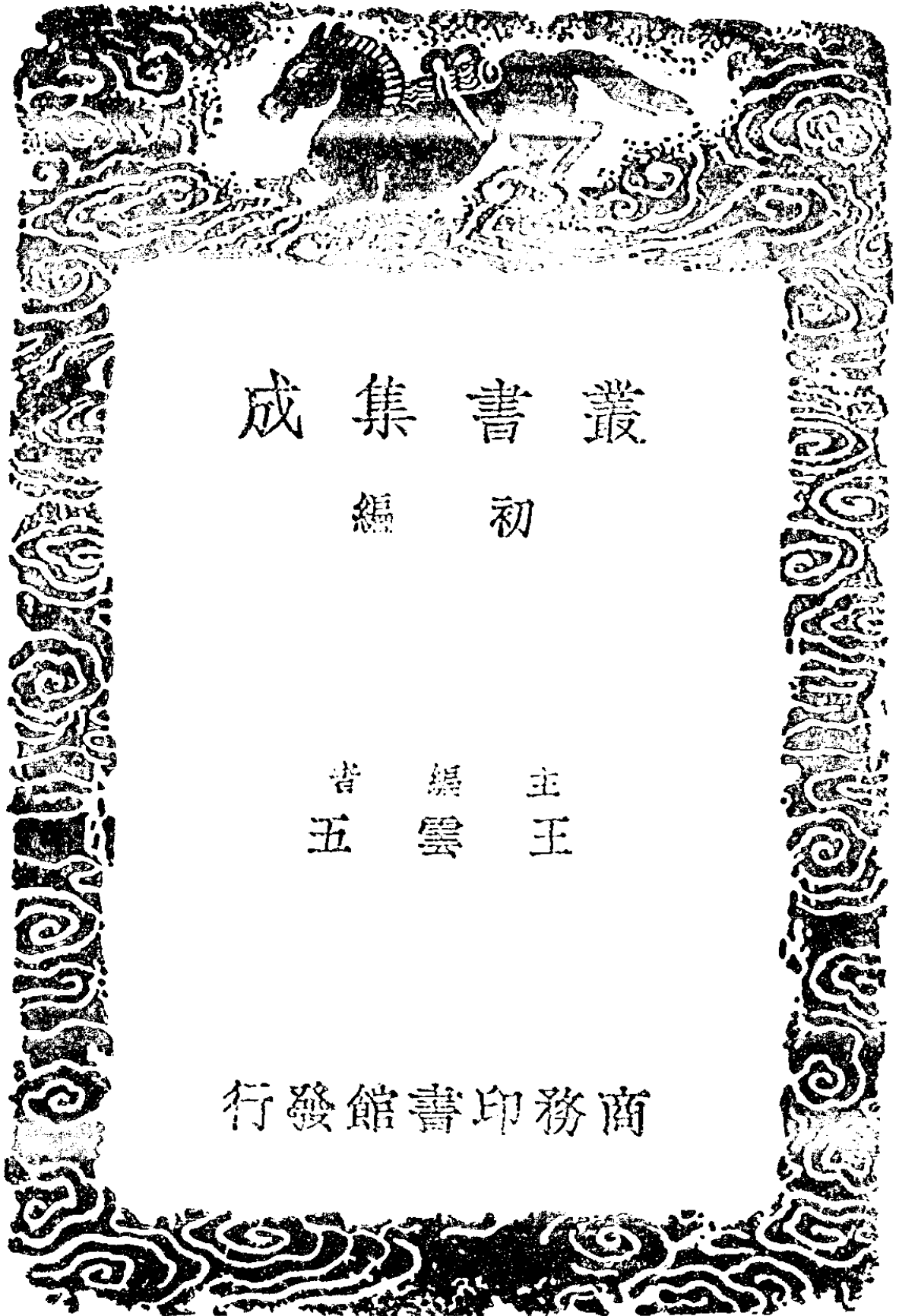


廣  
近  
思  
錄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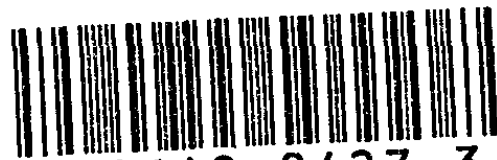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 近 思 錄

(一)



3 0649 0427 3

張 伯 行 輯

周近思鈞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廣近思錄羣書姓氏

張南軒先生

文集

史論

呂東萊先生

文集

別集

集錄

黃勉齋先生

文集

講義

經說

許魯齋先生

文集

廣近思錄

羣書姓氏

083

112

20637

虞近思錄

翠齋姓氏

遺書

薛敬軒先生

文集

讀書錄

胡敬齋先生

文集

居業錄

羅整庵先生

文集

困知記

# 廣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

儀封張伯行孝先



張南軒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

張南軒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張南軒曰。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

張南軒曰。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滓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

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張南軒曰。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者。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激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張南軒曰。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真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

張南軒曰。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張南軒曰。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方。夫豈遠乎。卽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張南軒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張南軒曰。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張南軒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

張南軒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張南軒曰。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

張南軒曰。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張南軒曰。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張南軒曰。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張南軒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己者也。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張南軒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呂東萊曰。中和之中。以人言也。中庸之中。以理言也。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呂東萊曰。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

呂東萊曰。目耳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

呂東萊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呂東萊曰。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

呂東萊曰。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卽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黃勉齋曰。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

黃勉齋曰。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

黃勉齋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燠。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黃勉齋曰。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黃勉齋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

黃勉齋曰。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

黃勉齋曰：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之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黃勉齋曰：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

黃勉齋曰：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黃勉齋曰：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黃勉齋曰。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

黃勉齋曰。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

黃勉齋曰。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汨之也。迨其氣清而欲望。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

黃勉齋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楊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

黃勉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

黃勉齋曰。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

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皆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黃勉齋曰：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

黃勉齋曰：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

黃勉齋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黃勉齋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

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許魯齋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敵者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

許魯齋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閒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許魯齋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許魯齋曰。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許魯齋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



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許魯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卽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是分殊也。

許魯齋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

薛敬軒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卽無極而太極也。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薛敬軒曰。卽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閒也。

薛敬軒曰。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薛敬軒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

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

薛敬軒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薛敬軒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薛敬軒曰。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記所謂人生而靜爲天之性。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薛敬軒曰。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薛敬軒曰。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薛敬軒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閒斷處。

薛敬軒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薛敬軒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之。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薛敬軒曰。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言。其實一也。

薛敬軒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薛敬軒曰。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

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薛敬軒曰。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薛敬軒曰。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薛敬軒曰。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薛敬軒曰。鳥獸皆知寒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薛敬軒曰。人皆知鬼神隱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薛敬軒曰。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卽所謂良也。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胡敬齋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胡敬齋曰。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中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始終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胡敬齋曰。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闔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萬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胡敬齋曰。夫人卽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

無閒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反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贖著一箇合字。

胡敬齋曰：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胡敬齋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胡敬齋曰：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羅整庵曰：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祕，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羅整庵曰：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則無一。然天地閒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羅整庵曰：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閒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細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

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羅整庵曰：命之理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爲萬象，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爲萬事，萬象雖衆，卽一象而命之全體存焉。萬事雖多，卽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羅整庵曰：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閒。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羅整庵曰：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羅整庵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道者道爾。

羅整庵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羅整庵曰：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其當然者，皆是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以謂天人一理。

羅整庵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羅整庵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閒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閒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

羅整庵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羅整庵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羅整庵曰。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閒。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 廣近思錄卷之二

## 爲學

張南軒曰。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張南軒曰。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有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卽爲自棄。尙何所進哉。

張南軒曰。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也。

張南軒曰。聖人教人。不越致知力行。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耐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卽成閒斷。亦何

益也。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蘊。必由蘊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張南軒曰。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蘊。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

張南軒曰。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顯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

張南軒曰。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灑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蘊。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

張南軒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

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

張南軒曰。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遠。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遠。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

張南軒曰。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宏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間。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宏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常患於偏。欲其宏則懼夫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力耳。

張南軒曰。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

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閒有所稟，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景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

張南軒曰：所爲進學之方，則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

張南軒曰：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輻，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張南軒曰：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

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張南軒曰。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特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

張南軒曰。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

張南軒曰。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胷中見得灑落。世閒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

張南軒曰。來諭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閒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寢有味。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張南軒曰。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

張南軒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

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敵矣。

張南軒曰：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閒做實工夫，卻不可想象臆度。

張南軒困乎齋銘曰：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張南軒蒙齋銘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激，源源曷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尙其懋之。

張南軒願齋銘曰：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願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願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已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張南軒四益箴曰。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閒。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執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呂東萊曰。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閒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倦倦於此也。

呂東萊曰。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夫。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呂東萊曰。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間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呂東萊曰。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盡得味。卽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麤厚。思慮麤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呂東萊曰。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

呂東萊曰。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

呂東萊曰。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閒矣。

呂東萊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爲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呂東萊曰。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呂東萊曰。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呂東萊曰。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呂東萊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呂東萊曰。爲學只爲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他。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黃勉齋曰。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美矣。用之不專。進之不立。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歧。忽然而中止。安能有志乎。

黃勉齋曰。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黃勉齋曰。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

黃勉齋曰。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因見其巍然。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辨而實。固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

黃勉齋曰。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力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

黃勉齋曰。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且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黃勉齋曰。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且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按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

黃勉齋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閒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淆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黃勉齋曰。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

黃勉齋曰。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閒。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閒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

黃勉齋曰。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旣明。申令旣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義理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郭。而策動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懦。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舍此宜無急焉者矣。

黃勉齋曰。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黃勉齋曰。喜怒哀樂爲人心。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仁義禮智爲道心。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旣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

則喜怒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

黃勉齋曰。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遠。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

黃勉齋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黃勉齋曰。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

黃勉齋曰。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未必茂。不務其本而未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

黃勉齋曰。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箇人物。

黃勉齋曰。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遺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黃勉齋曰。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

黃勉齋曰。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已。推其所以望於已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

黃勉齋曰。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

黃勉齋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

其說丁卯下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旣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黃勉齋曰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斲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

黃勉齋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窮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許魯齋曰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率陷於自欺而後已也

許魯齋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以者分殊

許魯齋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已成物是也。

許魯齋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許魯齋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許魯齋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膾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許魯齋曰。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做。

許魯齋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爲。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爲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

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許魯齋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

許魯齋曰。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爲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許魯齋曰。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閒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許魯齋曰。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

薛敬軒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薛敬軒曰。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薛敬軒曰。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薛敬軒曰。經書所載。皆天地閒事。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矣。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



薛敬軒曰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謂心中有理也  
薛敬軒曰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

薛敬軒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卽理而天卽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極其廣大無窮之量矣

薛敬軒曰爲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病

薛敬軒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一字心在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目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薛敬軒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知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如何爲復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薛敬軒曰爲學是時時處處做工夫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薛敬軒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薛敬軒曰。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薛敬軒曰。精蘊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蘊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爲異端。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薛敬軒曰。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薛敬軒曰。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薛敬軒曰。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

薛敬軒曰。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薛敬軒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胡敬齋曰。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胡敬齋曰。學不爲己。雖博觀廣取義理。無湊泊處。

胡敬齋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閒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胡敬齋曰。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在這裏。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斲之戒。

胡敬齋曰。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

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己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胡敬齋曰：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措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胡敬齋曰：持敬無閒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胡敬齋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常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胡敬齋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胡敬齋曰：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胡敬齋曰：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性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于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

來。此則是大賢。

羅整庵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造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羅整庵曰。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爲言。此實入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君子之學。期於成己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

羅整庵曰。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在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其以此夫。

羅整庵曰。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羅整庵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卽是一般。但告樊遲者較分明易下手。年來常自點檢。只此數語。都不曾行得成片。如何便敢說仁能守之。

## 廣近思錄卷之二

致知

張南軒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衆矣。非一一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己者而已。

張南軒曰。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滓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

張南軒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

張南軒曰。天理人欲。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

張南軒曰。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

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所謂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闢奧者。當窮究其闢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

張南軒曰。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閒。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

張南軒曰。大學誠意。是下工夫要切處。

張南軒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

張南軒曰。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張南軒曰。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閒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閒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

張南軒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  
張南軒曰。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



張南軒曰。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他。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張南軒良齋銘曰。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具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緊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呂東萊曰。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貼。釋然心解。乃是。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呂東萊曰。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呂東萊曰。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旣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深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卽遠。而荒疏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呂東萊曰。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

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呂東萊曰：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呂東萊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戶。

呂東萊曰：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呂東萊曰：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呂東萊曰：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呂東萊曰：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闡範、治體、議論、處事。

呂東萊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彙，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黃勉齋曰：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

黃勉齋曰。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饒饒。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

黃勉齋曰。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閒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

黃勉齋曰。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閒。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惘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黃勉齋曰。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

黃勉齋曰。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

黃勉齋曰。一部易書。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

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

黃勉齋曰。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可爲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閒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爲誦記而已。

黃勉齋曰。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

黃勉齋曰。學者立心。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許魯齋曰。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許魯齋曰。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許魯齋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所當然。

許魯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是也。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天或壽。一聽天之所爲。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許魯齋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許魯齋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許魯齋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許魯齋曰。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

許魯齋曰。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

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彙。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義。姑闕之可也。

許魯齋曰。閔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薛敬軒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蘊淺之事。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薛敬軒曰。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薛敬軒曰。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薛敬軒曰。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于聖之書無不括盡。

薛敬軒曰。物理之極處。卽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薛敬軒曰。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卽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未復合爲一理。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卽天命之性矣。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

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卽其意而觀之可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薛敬軒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薛敬軒曰。剝盡爲坤。陽生爲復。夫盡爲乾。陰生爲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薛敬軒曰。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薛敬軒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

薛敬軒曰。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薛敬軒曰。春秋辭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薛敬軒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薛敬軒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識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胡敬齋曰。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胡敬齋曰。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胡敬齋曰。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胡敬齋曰。當然處卽是天理。

胡敬齋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麤疏草略。縱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胡敬齋曰。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用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而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胡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胡敬齋曰。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胡敬齋曰。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胡敬齋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胡敬齋曰。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胡敬齋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闔。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己。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胡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旣不行。故寓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曰：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胡敬齋曰：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胡敬齋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真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羅整庵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間，吳敬庵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籟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合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羅整庵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

也。

羅整庵曰。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因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羅整庵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羅整庵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來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是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羅整庵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爲人之意。何其倦倦若

是哉。

羅整庵曰。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

羅整庵曰。中庸首言戒懼慎獨。卽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卽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慎獨。方有著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

羅整庵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卽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羅整庵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然而伏也。

羅整庵曰。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義。自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羅整庵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羅整庵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羅整庵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 廣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張南軒曰。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張南軒曰。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張南軒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張南軒曰。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孔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

張南軒曰。思慮時擾之患。此正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用工。譬如汲井。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張南軒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常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張南軒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

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

張南軒曰。所論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旣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渙散乎。

張南軒曰。古人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張南軒曰。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是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害反大矣。

張南軒曰。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張南軒曰。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

張南軒主一箴曰。人秉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張南軒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總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張南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慵。

呂東萊曰。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呂東萊曰。須令胷次開廓。舒泰爲佳。

呂東萊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呂東萊曰。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呂東萊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呂東萊曰。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呂東萊曰。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呂東萊曰。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呂東萊曰。爲學須存不己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爲本。

黃勉齋曰。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

黃勉齋曰。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蔽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

根本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

黃勉齋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黃勉齋曰。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

黃勉齋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在內者愈重。真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愜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

黃勉齋曰。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淡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

許魯齋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蓋惟敬。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許魯齋曰。人稟天命之性。爲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爲一。但衆人多爲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卻便放肆爲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愼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卽惡惡是氣稟人欲卽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卽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許魯齋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許魯齋曰爲學之初先要持敬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

薛敬軒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薛敬軒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薛敬軒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薛敬軒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薛敬軒曰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薛敬軒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薛敬軒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遠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薛敬軒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薛敬軒曰。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薛敬軒曰。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氣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盈而不可遏。若冬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薛敬軒曰。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妄者能識之。

薛敬軒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薛敬軒曰。操心之法。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薛敬軒曰。方爲一事。卽欲人知。尤淺之尤者。

薛敬軒曰。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薛敬軒曰。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薛敬軒曰。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正。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胡敬齋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致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胡敬齋曰。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總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胡敬齋曰。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胡敬齋曰。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閒斷則熟矣。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胡敬齋曰。心不操卽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曰。理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胡敬齋曰。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常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暢然而。非察見之謂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胡敬齋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胡敬齋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故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胡敬齋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晬面盎背。曰充實光輝。此真有道氣象。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卽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所得。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擡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



# 廣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張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

張南軒曰。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閒。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日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閒。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張南軒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爲要切也。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

張南軒曰。夸勝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銷磨。乃善。

張南軒曰。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

閒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張南軒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張南軒曰。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纒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之竊發耳。

張南軒曰。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張南軒曰。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之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

張南軒曰。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功。其道固莫如敬。若於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張南軒曰。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曰。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

張南軒曰。人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曰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張南軒曰。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爲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張南軒曰。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

張南軒曰。去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顏子沈潛積習之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

張南軒曰。學者苟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真實。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最爲難察。

張南軒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盛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浸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

張南軒曰。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

張南軒曰。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

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張南軒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意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儼曰。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綵。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張南軒敦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閒。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呂東萊曰。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

呂東萊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遠。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呂東萊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呂東萊曰。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激之又激耳。

呂東萊曰。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

呂東萊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

呂東萊曰。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呂東萊曰。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裁。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呂東萊曰。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呂東萊曰。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

呂東萊曰。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

呂東萊曰。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呂東萊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黃勉齋曰。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

黃勉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深戒。

黃勉齋曰：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爲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自治之決耶。

黃勉齋曰：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爲吾心之累。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犇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

黃勉齋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旣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

黃勉齋曰：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願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

黃勉齋曰：人生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

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黃勉齋曰。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

黃勉齋曰。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願志昏於義。氣怵於利。則畏懦蓄縮。不能以克此心耳。

黃勉齋曰。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

黃勉齋曰。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許魯齋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問。不遷怒。許魯齋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爲始。

許魯齋曰。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頗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別。

許魯齋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要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阡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

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

許魯齋曰。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

許魯齋曰。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

許魯齋曰。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許魯齋曰。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爲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許魯齋曰。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

許魯齋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

許魯齋曰。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閒。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許魯齋曰。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

許魯齋曰。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

薛敬軒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治最難。

薛敬軒曰。少欲覺身輕。

薛敬軒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

薛敬軒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薛敬軒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薛敬軒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

妄人也。又何較焉。

薛敬軒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薛敬軒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薛敬軒曰：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薛敬軒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

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閒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薛敬軒曰：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薛敬軒曰：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

皆妄也。

薛敬軒曰：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褻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

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薛敬軒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治之法。

薛敬軒曰：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澹然。

薛敬軒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息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薛敬軒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薛敬軒曰。惟無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薛敬軒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聲譽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薛敬軒曰。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薛敬軒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多少。忿忮勞擾。

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胡敬齋曰。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胡敬齋曰。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胡敬齋曰。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

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胡敬齋曰。日用閒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胡敬齋曰。不合理事。便不可爲。故曰非禮勿動。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閒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胡敬齋曰。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古人云。宴安如酖。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曰。某在祐聖觀。見壁閒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因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胡敬齋曰。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胡敬齋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胡敬齋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  
要無閒斷。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羅整庵曰。顏子克復。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己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



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羅整庵曰。程子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阮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言於人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此。其不爲今之狂者幾希。

羅整庵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羅整庵曰。格致學之始也。克復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遠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

羅整庵曰。操舍之爲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孔子常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羅整庵曰。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

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羅整庵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遠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 廣近思錄卷之六

## 家道

張南軒曰。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

張南軒曰。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蒞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爲有辱乎其親。爲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

張南軒曰。致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已。

張南軒曰。家庭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張南軒曰。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爲欺僞。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張南軒曰。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

張南軒曰。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於義理不至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呂東萊曰。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蕭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呂東萊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版水以洩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呂東萊曰。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

呂東萊曰。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揜而忤人疾者。此尤其是緊切用工處。

呂東萊曰。大抵房族閒。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己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

呂東萊曰。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闡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尙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厲。終亦無力。

呂東萊曰。禮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閒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呂東萊曰。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旣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旣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呂東萊曰。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闊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

呂東萊曰。田閒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

呂東萊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呂東萊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

呂東萊曰。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黃勉齋曰。五典者。天敍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重乎。

黃勉齋曰。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寢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斷喪淪泯。臨小利害。未毫髮比。則家庭婦子。反面若不相識。

黃勉齋曰。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諄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讐。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願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

黃勉齋曰。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

黃勉齋曰。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鬪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亦何足爲士哉。

黃勉齋曰。世閒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幹。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

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

黃勉齋曰。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黃勉齋曰。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歿勢利。使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

黃勉齋曰。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調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尙有爭毫末。相鬪鬩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

黃勉齋曰。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調。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不厚。

黃勉齋曰。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費。鮮有不習尙浮靡。貪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黃勉齋曰。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

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黃勉齋曰。始予爲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尙。大與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惻然折而爲廝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騃。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可勝旣耶。

黃勉齋曰。韓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邱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

許魯齋曰。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



天命而苟爲哉。

或問天變。許魯齋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許魯齋曰。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許魯齋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許魯齋曰。爲人臣者。當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爲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爲心。願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卽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許魯齋曰。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爲之弱。古人以養老爲大事。

許魯齋曰。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爲甚。今者尊

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許魯齋曰。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薛敬軒曰。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皤。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薛敬軒曰。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

之甚矣。

薛敬軒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薛敬軒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相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薛敬軒曰。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薛敬軒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至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胡敬齋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胡敬齋曰。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

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胡敬齋曰。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羅整庵曰。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澧集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爲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旣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澧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疏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羅整庵曰。喪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平人者。僅衰麻之在身爾。況復有墨其衰。以營營家計者。

# 廣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張南軒曰。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無閒。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

張南軒曰。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圖其濟。其爲不可驟也。

張南軒曰。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

張南軒曰。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私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爲不輕。

張南軒曰。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

張南軒曰。近世議論。眞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閒號爲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呂東萊曰。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閒者也。呂東萊曰。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怒。頗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惟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呂東萊曰。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

呂東萊曰。所蓄旣厚。所養旣深。海內之士。其後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

呂東萊曰。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

呂東萊曰。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

呂東萊曰。正道不絕如綫。惟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呂東萊曰。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呂東萊曰。元晦聞匈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迕。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呂東萊曰。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者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蹒跚。爲衆指笑。意每傷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

黃勉齋曰。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皆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黃勉齋曰。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救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爲實行之累。願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爲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墮晦。

黃勉齋曰。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

黃勉齋曰。幹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的。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異於俗人哉。

黃勉齋曰。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

黃勉齋曰。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

黃勉齋曰。吾輩旣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黃勉齋曰。少而爲學。志趨卑鄙。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則左拿右撥。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



荒下國也。

黃勉齋曰。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僱。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願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

黃勉齋曰。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成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許魯齋曰。人處富貴貧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秋冬。人行春夏秋冬。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準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卽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卽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許魯齋曰。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疏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

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爲謀。宜其與世疏闊矣。

許魯齋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爲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薛敬軒曰。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薛敬軒曰。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爲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爲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誦。

薛敬軒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薛敬軒曰。聖賢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伎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薛敬軒曰。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

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多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薛敬軒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相之過。此可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不言齊之失。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薛敬軒曰。雖富桑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敬軒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敬軒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薛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石亨素敬先生。欲爲請敕主鄉里教事。資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歸。縣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令設教以爲己。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卽日就道至直姑。飢不能舉火。神色自若。曰。我道固亨也。

胡敬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胡敬齋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胡敬齋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胡敬齋曰。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胡敬齋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而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胡敬齋曰。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胡敬齋曰。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胡敬齋曰。今人自置身於卑汙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

胡敬齋曰。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旣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動奮發也。

羅整庵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閒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亟談道德以爲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羅整庵曰。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非人爲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卽所以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爲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羅整庵曰。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具有成法。爲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

羅整庵先生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羅氏整庵辭冢宰之命不赴。人謂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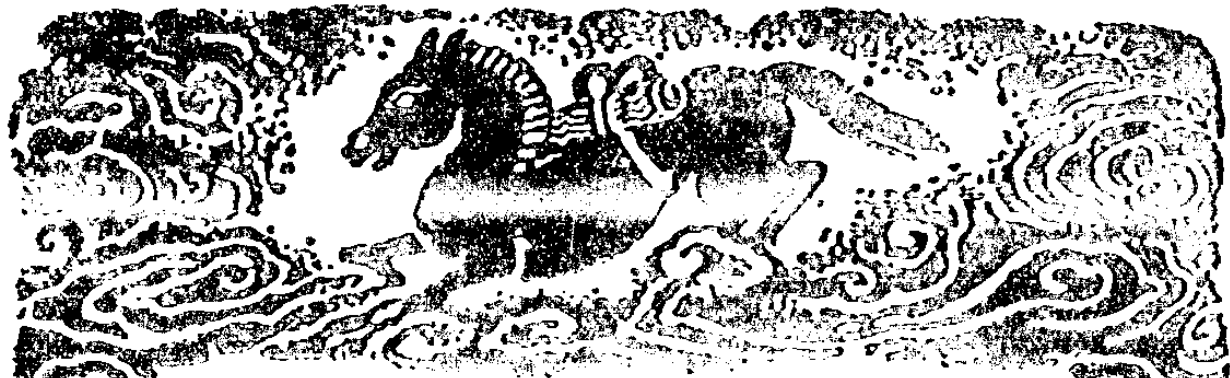


3
4
637

廣  
近  
思  
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編  
五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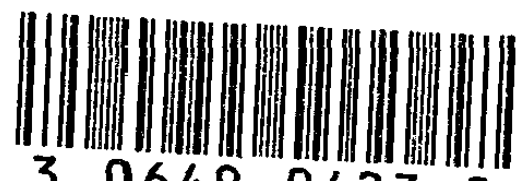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 近 思 錄

(二)



3 0649 0423 2

張 伯 行 輯

# 廣近思錄卷之八

## 治體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循天理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閒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攷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張南軒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為善治。張南軒曰。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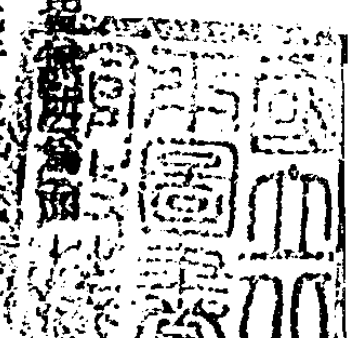
張南軒曰。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閒。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墮也。

張南軒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

083  
1124

2:638



虛已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秦治所繇興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

張南軒曰。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

張南軒恕齋銘曰。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訛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念之。

呂東萊曰。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閒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

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

呂東萊曰：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

呂東萊曰：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

呂東萊曰：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呂東萊曰：爲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呂東萊曰：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閒，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護。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黃勉齋曰：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卽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敘，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黃勉齋曰。朝廷以天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疴癢疾痛。見於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旣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

黃勉齋曰。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黃勉齋曰。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顛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謗以譏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

黃勉齋曰。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于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

黃勉齋曰。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閒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

黃勉齋曰。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

黃勉齋曰。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

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下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則難或可易。不知其爲難。而以易處之。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

許魯齋曰。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

許魯齋曰。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爲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許魯齋曰。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

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許魯齋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先生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工夫有閒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許魯齋曰：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

許魯齋曰：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閒，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

許魯齋曰：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



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許魯齋曰。任用人才。興作事功。在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

許魯齋曰。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

許魯齋曰。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許魯齋言於世祖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

薛敬軒曰。先儒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知。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

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薛敬軒曰。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薛敬軒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

遠近之閒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之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薛敬軒曰。爲治舍王道卽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薛敬軒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薛敬軒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薛敬軒曰。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薛敬軒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常自以爲大哉。

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爲堯舜矣。

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薛敬軒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薛敬軒曰：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

薛敬軒曰：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薛敬軒曰：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薛敬軒曰：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

薛敬軒曰：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薛敬軒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薛敬軒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薛敬軒曰：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

薛敬軒曰。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挽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薛敬軒曰。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胡敬齋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胡敬齋曰。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胡敬齋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胡敬齋曰。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子子之義。

胡敬齋曰。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胡敬齋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

下此則奸雄小人。

胡敬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霸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胡敬齋曰。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胡敬齋曰。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梯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胡敬齋曰。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庵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彙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真儒矣。

羅整庵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鮮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羅整庵曰。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關雎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

羅整庵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卽明。克終厥德。商周之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教。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誠爲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泛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 廣近思錄卷之九

## 治法

張南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供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張南軒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務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

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

呂東萊曰。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尙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緊急。及暴君汙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並省名目。名目旣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呂東萊曰。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並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呂東萊曰。前此整齊汛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旣行。綱紀旣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呂東萊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又可不詳知也。

黃勉齋曰。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旣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閒哉。

黃勉齋曰。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

黃勉齋曰。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

黃勉齋曰。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

黃勉齋曰。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閒天下無善治。

黃勉齋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稅租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

黃勉齋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梁肉。貧者無置錫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掇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道也。

黃勉齋曰。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卻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恟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黃勉齋曰。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閒。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

黃勉齋曰。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旣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爲寇。而又足以禦

寇亦何憚而不爲乎

黃勉齋曰。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爲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旣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提學者。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

許魯齋曰。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什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許魯齋曰。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遵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

許魯齋曰。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許魯齋曰。禮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許魯齋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許魯齋曰。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許魯齋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降此一等。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謹於細小者。或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

薛敬軒曰。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乎用賢才。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薛敬軒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薛敬軒曰。皋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薛敬軒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薛敬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薛敬軒曰。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

薛敬軒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薛敬軒曰。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閒。惟水與地無閒。

薛敬軒曰。武以止戈爲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三代之行師。可見矣。

薛敬軒曰。養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以之三要。

薛敬軒曰。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泥古法也。

薛敬軒曰。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遴選而除。爲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尙有罷懦貪墨不稱  
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尙冒犯不知警畏而

巧文以苟免者衆歟。

薛敬軒曰。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薛敬軒曰。救荒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用世之學所當講也。

薛敬軒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薛敬軒曰。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薛敬軒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所者多矣。可不戒哉。

薛敬軒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薛敬軒曰。五嶽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胡敬齋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旣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酌量以適宜可也。

胡敬齋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旣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胡敬齋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稱貸。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胡敬齋曰。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救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糴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胡敬齋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胡敬齋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掖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胡敬齋曰。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胡敬齋曰。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

不好人自住不得。

胡敬齋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胡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胡敬齋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胡敬齋曰。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徑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胡敬齋曰。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胡敬齋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羅整庵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教養選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



周之盛。宜有可冀。所謂堯舜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羅整庵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尙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羅整庵曰。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羅整庵曰。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之未得其方爾。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既莫得而舉。已仕者自滯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盡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羅整庵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墮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羅整庵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

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羅整庵曰。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衆說所持。道之興廢。信乎其有命也。愚於此頗嘗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簸弄筆舌之空談也。

# 廣近思錄卷之十

## 政事

張南軒曰。吏者分天下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士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何可勝計。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刻爲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稊稂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買怨貽毒。擷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

張南軒曰。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

張南軒曰。觀稼穡之勤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

張南軒曰。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閒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

張南軒曰。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

張南軒曰。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

張南軒曰。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

張南軒曰。爲吏者受天子之士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

義頽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

張南軒曰。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張南軒曰。所謂事最忌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

呂東萊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

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桑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話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呂東萊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呂東萊曰。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嫩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呂東萊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

呂東萊曰。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蓋自有餘地也。呂東萊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心知其所以當。爲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呂東萊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

呂東萊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呂東萊曰。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察。不可不精察也。

呂東萊曰。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呂東萊曰。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

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己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

黃勉齋曰。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爲民父母。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

黃勉齋曰。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虛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

黃勉齋曰。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聖爲賢爲堯舜爲湯武爲伊爲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真是糞壤。世間事業。真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

黃勉齋曰。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也。皆欺君者也。黃勉齋曰。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無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

吾句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

黃勉齋曰。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於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

黃勉齋曰。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嫩。

黃勉齋曰。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早爲者。病在因循而已。

黃勉齋曰。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菑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則引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

黃勉齋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

黃勉齋曰。今之爲政者。不務卹民。但求利己。視其外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爲也。

黃勉齋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疴癢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卹。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



天子宰相操生殺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士。左提箴砭。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

黃勉齋曰。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

黃勉齋曰。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

黃勉齋曰。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

黃勉齋曰。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

黃勉齋曰。自古諸賢。共事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

黃勉齋勸農文曰。爾爲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愈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旣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旣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耕桑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

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

許魯齋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曰。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陽。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願陰德何有焉。

許魯齋曰。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

義命而已。

許魯齋在中書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懷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或說趨競。許魯齋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詳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薛敬軒曰。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卹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薛敬軒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薛敬軒曰。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薛敬軒曰。不欺君。不賣法。不虐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薛敬軒曰。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譽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薛敬軒曰。儒士固當禮接。或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接。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薛敬軒曰。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薛敬軒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薛敬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

薛敬軒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天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高位。戴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薛敬軒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薛敬軒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薛敬軒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薛敬軒曰。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薛敬軒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遂復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薛敬軒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薛敬軒曰。凡事皆當推能。讓功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薛敬軒曰。凡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倣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薛敬軒曰。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敬軒曰。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薛敬軒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薛敬軒曰。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薛敬軒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薛敬軒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薛敬軒曰。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璞瑜揜瑕。有容之謂也。

薛敬軒曰。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薛敬軒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薛敬軒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

安得不錯乎。

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

用開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

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薛敬軒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薛敬軒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

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胡敬齋曰：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胡敬齋曰：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胡敬齋曰：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之美。

胡敬齋曰：泥古則關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胡敬齋曰：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胡敬齋曰：修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胡敬齋曰：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胡敬齋曰。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胡敬齋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

胡敬齋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

胡敬齋曰。楊龜山言。王荆公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荆公學術偏處。

胡敬齋曰。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

可復者。

羅整庵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鮮不衣帛。七十者鮮不食肉也。今之槁項黃馘輩。歲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殘喘。爲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之民。窘於衣食者常八九。飢寒困苦之狀。殆不可勝述。中間一二歲計租給。或稍有贏餘。貪官汙吏。又從而侵削之。受役公門。不過一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



羅整庵曰。處事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羅整庵曰。嘗自一邑觀之。爲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卽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嚙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爲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

羅整庵曰。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是卽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 廣近思錄卷之十一

## 教學

張南軒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固日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偃偃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

張南軒曰。學者博觀載籍。尙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

張南軒曰。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程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

張南軒曰。後生願豈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

呂東萊曰。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全在斟酌也。

呂東萊曰。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

呂東萊曰。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爲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釋之。

呂東萊曰。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呂東萊曰。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閒。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

呂東萊曰。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惟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

呂東萊曰。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道。

黃勉齋曰。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

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鶩高者。旣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

黃勉齋曰。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旣不足以造夫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

黃勉齋曰。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願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黃勉齋曰。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日月之經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

黃勉齋與鄭成叔曰。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間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傅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鎖碎。不足以浼吾靈臺也。

黃勉齋曰。自舉業爲士子。銅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

滔滔皆是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書曰。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籓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陵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三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榦歲晚。又勾祠。若得歸。便灑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閒諸事。竊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

許魯齋曰。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又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

許魯齋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許魯齋曰。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

許魯齋曰。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

許魯齋曰。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

許魯齋曰。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許魯齋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閒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許魯齋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目。

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魯齋曰：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慎勿近之。

許魯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許魯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埽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許魯齋平時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

許魯齋曰：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感知命耳順，只是箇知字。只是精蘊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許魯齋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栽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

許魯齋曰：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勿耶。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有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扎相似，卻是爲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許魯齋曰。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或論古今文字。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許魯齋曰。教之一字爲人倫生。如本末字爲木設。源流字爲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不知教之所自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許魯齋每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

薛敬軒曰。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薛敬軒曰。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蘊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蘊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薛敬軒曰。聖人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

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慮深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薛敬軒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髣髴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薛敬軒曰：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薛敬軒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閒，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薛敬軒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薛敬軒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閒，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薛敬軒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薛敬軒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字。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則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伊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齊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據下手處矣。

胡敬齋曰：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胡敬齋曰：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胡敬齋曰：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胡敬齋曰。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

胡敬齋曰。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

胡敬齋曰。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之學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

胡敬齋曰。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胡敬齋著白鹿洞續規六條。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羅整庵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

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有何異乎。

羅整庵曰。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已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尙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

羅整庵曰。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塞。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

羅整庵曰。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麤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悌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蕪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天下國家也邪。

羅整庵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

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

# 廣近思錄卷之十二

## 戒警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

張南軒曰。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盡。

張南軒曰。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濯濯而本心淪喪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有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閒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他人。

呂東萊曰。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呂東萊曰。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呂東萊曰。豪俊輕俠。憑陵玩侮。以儒爲戲。而真儒碩學。與蒙其恥。淳于髡之徒。至譏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英主。槩以儒者爲無益於治亂之數。閒登用一二以備故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爲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效也宜。

呂東萊曰。學者不可起長歎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某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呂東萊曰。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覬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呂東萊曰。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恐此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呂東萊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蠹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澂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呂東萊曰。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卽盪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呂東萊曰。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呂東萊曰。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欬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學問者。往往



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呂東萊曰。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竊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

呂東萊曰。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卻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向時之熾然也。

呂東萊曰。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檢點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淡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呂東萊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黃勉齋曰。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趨下者當自省也。

黃勉齋曰。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之變。鮮不悖謬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哉。況於不學者哉。

黃勉齋曰。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螻蛆甘帶。鷓鴣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

黃勉齋曰。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己。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卽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弊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

黃勉齋曰。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尙有舖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阮落。暫者也。黃勉齋曰。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

黃勉齋曰。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呼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

黃勉齋曰。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晏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

黃勉齋曰。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偽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道學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

黃勉齋曰。死生旦晝之常也。古之人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閒哉。鄙夫庸人。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

黃勉齋曰。鄉間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歉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嘗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給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曰。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黃勉齋曰。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

黃勉齋曰。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游。旣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

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事。固足以恤孤窮活孳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

許魯齋曰。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自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

許魯齋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閒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者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

許魯齋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閒。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不受命乎。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許魯齋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許魯齋曰。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閒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閒人都有合得底分限。爾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汝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

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

許魯齋曰。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侵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難防備。

許魯齋曰。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胥拒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卽解。凡人無故爲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許魯齋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許魯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

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旣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許魯齋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許魯齋曰。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身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許魯齋曰。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許魯齋曰。尊貴榮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

薛敬軒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薛敬軒曰。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薛敬軒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薛敬軒曰。吾於所爲之失。雖卽知而改之。然不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薛敬軒曰。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薛敬軒曰。習於見聞之久。則雖事之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薛敬軒曰。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薛敬軒曰。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

薛敬軒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宜其顛覆之無日。

薛敬軒曰。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薛敬軒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閒而入矣。

薛敬軒曰。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薛敬軒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薛敬軒曰。星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特此敗者多矣。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胡敬齋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麤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胡敬齋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胡敬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敘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寧也。當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胡敬齋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胡敬齋曰。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

胡敬齋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在敬。

羅整庵曰。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遠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



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舜命禹也。子遠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豈面從後言者耶。益之告舜。則以違道從欲爲戒。禹則以慢游傲虐爲戒。皋陶則以叢脞爲戒。舜亦曷常有此數者之失耶。蓋其君臣相與至誠懇切。惟欲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歉。故常致謹於未然之防。讀書者能識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羅整庵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卽有礙耶。



# 廣近思錄卷之十三

## 辨別異端

張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閒。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閒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張南軒曰。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拔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憑虛而舍實。拔本。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張南軒曰。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

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張南軒曰：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

張南軒曰：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爲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己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張南軒曰：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蠹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

張南軒曰：所論尙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

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南軒曰。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閒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張南軒曰。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問、奔逸絕塵在乎思。張南軒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呂東萊曰。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呂東萊曰。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呂東萊曰。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

呂東萊曰。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曩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閒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黃勉齋曰。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黃勉齋曰。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異端之教。非先王之

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而溺其禍福之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爲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絕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

黃勉齋曰：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篤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衾複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燄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

許魯齋曰：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慎所學。

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微倖無可做者乎。

許魯齋曰：讀伊川恆卦註腳，二氏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

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仙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間。每有死生變較大故。以爲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許魯齋曰。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爲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塞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放於禮。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許魯齋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薛敬軒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薛敬軒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

薛敬軒曰。老氏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薛敬軒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



夏之闔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薛敬軒曰。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謂出家求道。則是在家無道。家外有道。而道爲有方所之物矣。其失可一笑而揮也。

薛敬軒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薛敬軒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薛敬軒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認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薛敬軒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薛敬軒曰。釋氏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伎耶。

薛敬軒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

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薛敬軒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薛敬軒曰。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書者哉。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閒。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閒。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胡敬齋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胡敬齋曰。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

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汙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胡敬齋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未流無一是處。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胡敬齋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胡敬齋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胡敬齋曰：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胡敬齋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

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法。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體。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尙有天理。

胡敬齋曰。陸子靜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駕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

胡敬齋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羅整庵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能深知其說而

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羅整庵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僞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羅整庵曰。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旣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之理矣。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

羅整庵曰。有楊簡者。象山之高弟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激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不能爲之脫矣。

羅整庵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材。嗚呼。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關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旣一味

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羅整庵曰。陽明答蕭惠曰。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羅整庵辨晚年定論云。詳朱陸定論之編。蓋以其早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

羅整庵曰。湛甘泉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雍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 廣近思錄卷之十四

## 總論聖賢

張南軒曰。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張南軒曰。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

張南軒曰。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

張南軒曰。賈誼英俊之才。若董仲舒。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竝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

張南軒曰。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

張南軒曰。陳太邱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黃叔度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張南軒曰。方天下雲擾之初。諸葛武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張南軒曰。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

張南軒曰。濂溪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張南軒曰。周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周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張南軒曰。道之不呖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他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儻悅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真而已。竊考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

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寔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尙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閒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張南軒曰。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濂溪先生。

張南軒曰。龜山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張南軒曰。東南之士。受業於二程之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定夫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張南軒曰。胡康侯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張南軒曰。五峯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

張南軒曰。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

張南軒曰。伯恭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

張南軒傳心閣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本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深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教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恭。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其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呂東萊曰。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廢。

呂東萊曰。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管仲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呂東萊曰。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呂東萊曰。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呂東萊曰。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呂東萊曰。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黃勉齋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黃勉齋曰。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

黃勉齋曰。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勉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

黃勉齋曰。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黃勉齋曰。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蘊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

黃勉齋曰。幹比讀東漢黨人事。每變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往來京師。多所營求。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熏肉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福。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刺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黃勉齋曰。韓文公尋墜緒於支離駁雜之餘。而卓然有見。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之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

黃勉齋作尹和靖祠堂記曰。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紀錄耳。惟卽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取舍。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

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轄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箪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

黃勉齋曰。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一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書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懷懷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

黃勉齋曰。榦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門。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黃勉齋曰。自先生講道。武彞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鑄。彼頑鈍齷齪。脂韋軟美。雖日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



黃勉齋撰林丕顯行狀曰。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之樂。姿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無不欲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斲喪其良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苗之喂。超然知以從師問道爲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於人乎哉。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許魯齋曰。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許魯齋祭孟子辭曰。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許魯齋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

許魯齋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薛敬軒曰。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爲乾。禹爲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薛敬軒曰。堯之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薛敬軒曰。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薛敬軒曰。讀成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薛敬軒曰。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卽高自品置。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者。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其爲何人矣。

薛敬軒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薛敬軒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薛敬軒曰。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至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其功大矣。

薛敬軒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之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

薛敬軒曰。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薛敬軒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薛敬軒曰。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胡敬齋曰。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胡敬齋曰。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憲之流。只是一箇善人也。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張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胡敬齋曰。朱子體段。大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放。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

胡敬齋曰。孟子程子不會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直在心境上做。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有天資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子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胡敬齋曰。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朱子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胡敬齋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胡敬齋曰。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蘊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胡敬齋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之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胡敬齋曰。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昭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

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

羅整庵曰：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爾。

羅整庵曰：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則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歎。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懌者，非謙辭也。

羅整庵曰：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學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倦倦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尙矣。

羅整庵曰：劉靜修之譏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正，雖進退無恆，未爲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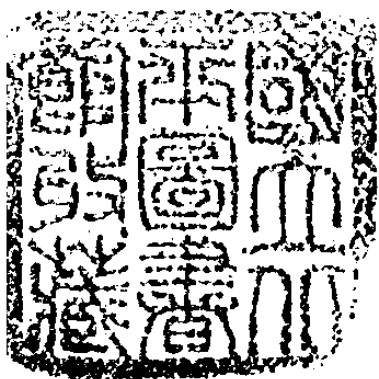
羅整庵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

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羅整庵曰：邵國賢簡端錄近始見之，於文義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

春秋論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雜，如此可敬也夫。

羅整庵曰：邵二泉先生言願爲真道學，不願爲假道學，此言尤可敬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廣 近 思 錄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輯者 張 伯 行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二三五〇

徐

（本書校對者 林國民 袁秉美 秦泉擊）



3
4
638